

齊魯藝途拾遺(一)

藝術天地

趙之境

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山東深耕繪事的歲月，是我從業餘創作邁向專業深耕的關鍵轉折。那段時光，有幸得遇內地水彩藝術界兩位大家陶世虎、尹毅先生提攜點撥。前輩以深厚學養指正短板，以開闊胸襟提攜後學，一紙書信、一番點評，成為我藝術生涯最珍貴的指引，深深影響了我的創作審美與藝術方向。

1994年，懷着對藝術的赤誠，我投稿參加山東省水彩畫作品展。該展落地青島，是彼時山東規格最高、專業性最強的水彩藝術盛會。因平日工作繁雜、事務纏身，我遺憾未能親赴現場觀展交流。展會落幕月餘，參展作品退回，我展卷整理之時，一張素雅信紙悄然滑落，竟是內地水彩泰斗陶世虎先生的親筆手書點評。

彼時的我，尚且不知先生盛名。後經多方了解才知曉，陶世虎先生是引領中國水彩發展的標杆人物，時任青島大學美術學院院長，身兼中國美協理事、水彩藝委會核心職務，常年擔任全國美展終審評委，深耕水彩美育與創作數十年，德藝雙馨、享譽業界。這般頂尖大家，卻俯身品讀一名基層畫者的作品，親筆寄語悉心指引，令我動容不已。先生信中親切喚我「志軍小友」，坦言我們同出內蒙古師範大學美術系，一脈師門淵源，讓這場跨域的藝術交流愈發溫潤厚重。他精準剖析我的作品特質，直言我的畫作跳出當時山東水彩創作的固化範式，獨具本心與靈氣。畫面水色通透、乾濕相宜、虛實相生，無刻意匠氣；構圖質樸自然，取材貼近生活，筆觸鬆弛真誠，留存着創作者純粹的藝術本心；色彩層次柔和豐富，

通透質感突出，具備獨成一派的天賦與潛力。

褒獎之外，先生亦中肯點出我創作短板，字字懇切、句句專業。他指出我彼時寫生積累匱乏，畫面細節單薄、肌理不足，創作體系不夠系統，作品完整性與藝術性仍有極大提升空間。為此，先生殷殷寄語，叮囑我水彩之道，根在自然，魂在生活，唯有多觀山河、多入煙火、勤寫多練，方能讓筆墨有溫度、畫面有厚度。他篤定期許，我若久久深耕、潛心不輟，日後必能自成風格、有所建樹，並熱忱邀約我赴青島高校交流研學。

一紙手札，兼具賞識之暖、點撥之智，無名家居高之態，唯有師者育人之誠。後來我因公赴青島，專程前往青島大學，一心當面拜謝教誨、親聆指導。奈何九十年代通訊閉塞，無從提前聯絡，最終得知先生赴京參會，終究擦肩而過。

此後歲月輾轉，崗位更迭、奔波求索，我始終無緣與陶世虎先生晤面，成為我藝術生涯一大憾事。但先生當年的字字箴言、溫和懇切的藝術勉勵，始終縈繞心間，鞭策我數十年堅持寫生創作、打磨筆墨功底，沉澱修為。這份跨越山海的藝術提攜，始終照亮我的丹青前路，讓我堅守本心、篤行不息，在藝術道路上穩步前行。



●《盛世驕驥·逐夢》紙本設色 140cmX222cm (2026年) 作者供圖

舊夢難忘

沈西城

上海人多不喜蛇，心惡之，一見蛇羹即作嘔。我隨母性，不敢進口。吾妻粵人，甚愛吃蛇羹，勸我無妨一試，鮮入心扉，從此跟蛇羹結好，視為美食。據說，港人食蛇風氣來自廣州，且進一步發揚光大，坊間多有售蛇羹小店，舖面狹窄局促，僅在店堂間放幾張小桌子，出售小碗蛇羹。別輕看這門小生意，只賣一季，可達四季收支平衡。亦有高級酒家蛇宴，級數不同。小店售蛇羹，價錢不高，所備蛇貨有飯鏟頭、過樹榕、三索線……許多人到小店吃蛇，除了品嘗蛇羹鮮味，主要還是看店主表演劏蛇。店主在食客面前公開表演，擠蛇膽，剝蛇皮，項目不一，活殺活吃，食客眼福、口福不淺，比諸高級酒店酒家的蛇宴，更為實在。

其實高級酒家的蛇，多是宰好從外運來，自不如小店活剌活製的生鮮。可配料各有不同，蛇店的蛇羹以價就貨，多用木耳絲、筍絲，蛇肉也放不少。酒家蛇羹花樣百出，配料有名貴鮑魚、魚翅，屈身為不登大雅之堂的蛇作陪客，正合粵諺云「妹仔大過主人婆」。蛇羹得以在香港聞名，源自清末民初嶺南名士江太史孔殷。江太史家中有家廚，秘製名饌，蛇羹即其一。爾後製法流出市肆，又名「太史蛇羹」。江太史有孫女梅綺，為香港著名女明星，其叔便是南海十三郎。戲劇世家豈能以賤物「太史蛇羹」廣招貴賓，未免傷雅，太史腦筋一動，用名花菊英為伴，去俗添雅，「太史蛇羹」能登堂入室，成為名饌，江太史功不可沒。

說起梅綺，可謂命苦，壽短。曾與張英結婚，但後來離婚，人生灰暗，皈依基督。曾向梅綺摯友左几導演尋問家事跡，回以不欲多談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，粵語片女星最紅便是白燕、梅綺、紫羅蓮。僅以氣質而言，梅綺更勝，戲路廣闊，任性千金、飄零歌女、可憐忠僕，無不駕輕就熟，教觀眾傾倒。離世66年，觀眾猶不忘。我最不能忘的是謝賢、梅綺1956年拍攝的《遺腹子》，近日離世的謝賢演男主角陸德偉，梅綺飾忠僕如意。片中謝賢一聲聲喊着「如意」，真摯感人，至今仍縈繞我耳邊不去。感觸，占七絕一首，誌其哀——「影壇驚逝玉魂消，艷曲猶聞韻尚嬌。一夕芳華隨露去，香江霧鎖雨瀟瀟。」

蛇羹憶往

若無閒事掛心頭

淑梅足跡

車淑梅

很喜歡那一句「優雅地老去」，特別在抱孫之後，更是充滿另一種情趣。8歲愛閱讀的小湯圓快升三年級，除了彈琴、畫畫、跳中國舞、吹笛子外，最近愛上了看《老夫子》，不時問我4字成語，什麼是耐人尋味？什麼是冷縮熱脹？長知識。5歲愛攪球的最小饅頭快升K3了，喜歡唱歌畫畫，最愛畫一架大巴士，嫵嫵、婆婆和他一起開車，更愛踏健身單車，他滿身運動細胞，跟我不同，他不怕流汗。

那次小饅頭發現我頭上有白頭髮，立即追問這是什麼？我說嫵嫵老了……他立即皺起眉頭，懇切地拉高聲線地問我：「嫵嫵你有沒有拉筋啊？爹地說拉筋不會老，我不要你老，也不要爺爺、公公、婆婆老！」我見他眼睛也紅了，便說好了好了，我立即去拉筋。就是這樣，我參加了拉筋班，每次躺在瑜伽席上我都叫自己加油，我要參加乖孫大學畢業典禮，甚至他們有車牌後帶我遊車河。自此之後，兩小鬼兒我都問爺爺、嫵嫵有沒有拉筋同深蹲啊？爹地話好有益處，甚至將一張小告示貼到浴室去，新一代的好意，我當然天天照做。

我一切OK，但丈夫卻有點兒煩惱，他開始有一些男人之苦，不時去複診。但最近卻發生了一件令我們忐忑不安好幾天的經歷……話說他的驗血報告有個4.2的數字，醫生有點擔心，請他再驗一次，前幾天忽然來電要他即刻排期回去覆診，丈夫心知不妙，追問了一句，那麼，現在那一個數字是多少啊？對方好心地回答28.5，哇，怎麼一下子由4.2跳到28.5？太恐怖了，是不是身體起了急

促的惡性變化？但表面上一點也看不出來！由那一分鐘開始，我們就像跌入了一個黑洞，因為就算非嚴重也要接受治療，對日常生活會有很大的影響。我們即向相熟的醫生查詢，大家聽了數字都不樂觀。我們不敢告訴子女，只相對着說了很多以前還沒有講及的說話，難道真的要分離？他說得最多的一句：老婆你一定要堅強面對；還有以後日子如何安排，怎樣和孩子乖孫拖着手走下去。我想起了當初拍拖的時候，我笑他的手很粗糙，他說我是鄉下仔，我是耕田的，現在他的手已經光滑了，難道不可再拖下去了嗎？我怎能不流淚……

那天，我們懷着沉重的心情一起去覆診，醫生即時解釋4.2和28.5兩個數字，是兩個完全沒有關係的指標，那大數字是健康的指數。噢，原來是虛驚一場！經此一役，我們更要好好保重，珍惜每天相處的日子，不要浪費日出日落、陽光普照、清風送爽的簡單人生。

想起了南宋慧開禪師的名句：「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涼風冬有雪；若無閒事掛心頭，便是人間好時節。」請各位好好享受每一天，故事也告訴我們醫療問題一定要請教主治醫生，否則隨便一問，可能會嚇親自己。



●放下心頭大石，立即去看話劇，繼續享受美好的時光。 作者供圖

初遇《蕭十一郎》：「四哥」謝賢

點滴

陳復生

1978年夏天，接獲無綫電視來電告知，將演出古龍名作改編之武俠劇《蕭十一郎》中的重要角色「小公子」，天林叔（大家對監製王天林的暱稱）和他的助手劉仕裕（日後也成為知名導演和監製）着我快先看原著小說，了解角色人物性格；同時，他們知道我正踏上浸大傳理系一年級，選課時間較前靈活，希望能盡量配合拍攝日程——因為這是公司年度的大型製作，各方面不容有失。

臨掛線前，天林叔和劉仕裕更特別賣了個關子，飾演劇中「蕭十一郎」的是位非凡人物，也是大家夢寐以求合作的超級偶像，着我用心演好「小公子」一角，有極大發揮機會。

「小公子」雖為女兒身，因保護自己而日常喜好女扮男裝，年輕靈動，為報仇而心狠手辣，暗戀「蕭十一郎」不遂，更加不擇手段，這是我首次反串男裝，也是第一次演出反派角色，充滿挑戰。

由於在劇中跟「蕭十一郎」的對手戲頗多，我也不禁對這位神秘演出嘉賓充滿疑惑。在試造型前幾天，劉仕裕又來電問我原著看得怎樣？上學時間編排如何？跟着同我玩猜謎遊戲，

誰演「蕭十一郎」？左猜右猜皆不中，終於由他揭盅，還要我保持冷靜，原來是影壇大名鼎鼎的「四哥」謝賢。

真是意想不到，我驚呼了一聲，雀躍萬分，話筒給對方傳聲振耳欲聾，難怪他預先提醒我冷靜，但怎能冷靜下來？簡直興奮莫名，誰想到有機會跟我們小時候常在銀幕上看見的文藝電影王子「四哥」謝賢合作？！

終於等到《蕭十一郎》試造型新聞發布會那天，記得當時是在無綫電視總台廣播道77號盛大舉行，全港各大影視傳媒均臨，非常墟囂，蓋影壇巨星「四哥」謝賢首次演出電視，更鮮有以古裝亮相，自當佔據當年各娛樂報刊封面頭條；還有電視台這邊廂，見慣台前幕後的其他組別工作人員，也紛紛抽空來到化妝間湊熱鬧，一睹他們多年的銀幕偶像「四哥」謝賢的風采。（待續）



●1978年，謝賢首演無綫電視劇《蕭十一郎》。 作者供圖

瀟灑走一回

紅查館

查小欣

「四哥」謝賢離世，網上忽然爆出不少關於他「病因」及「遺產分配」的傳聞，謝霆鋒馬上發嚴正聲明指有關言論失實，並保留追究權利。霆鋒正在內地巡演期間，要承受喪父之痛，趕回香港奔喪，待四哥「頭七」過後，匆匆趕去青島為演唱會綵排，秉承專業精神：「The show must go on。」沒料到還要花精力處理謠言，謝霆鋒走的路從來都不容易。

四哥一生精彩燦爛，是萬人迷，他的偶像卻只有一個謝霆鋒，打從霆鋒考入喇沙小學，四哥已以他為榮：「我唸書不多，沒想到霆鋒考到名校。」兩仔爺父慈子孝，性格卻截然不同：四哥遊戲人間，大情大性，什麼都無所謂，霆鋒則事事力求精準完美，勞心勞力。

四哥有很多烏龍事，他演《千王之王》中的羅四海，精於賭術，現實生活卻是俗稱常輸的「魚腩」。他落場打麻雀，拉姑坐他旁邊，眼見他叫胡，自摸叫胡的牌，卻毫不猶疑打了出去，別人打出他叫胡的牌，他又不食胡，拉姑為保公正，沒出聲提他，

結果他輸了。問他為何三番四次不肯食胡，原來他記錯叫哪隻牌，大家笑到暈。他善忘，在宴會上，他與前妻甄珍擦身而過，他沒看甄珍一眼，我跟他說：「四哥你不想跟甄珍打招呼嗎？」他反問：「甄珍在哪？」我把他帶到甄珍前，替他們合照，兩人敘舊起來。四哥是所見最有風度的男人，不會怨恨前度，再見亦是朋友。第一次見四哥是我初入行跟攝影師去探他班，他拍完收工，打算去宵夜，卻發現沒帶現金，他跟攝影師稔熟就問他借錢去宵夜，完全沒明星包袱，事後有借有還；他講究衣著飾物，生活上卻不拘小節，不會刻意慶祝生日、紀念日，理由是「邊記得咁多」；拉姑為他準備鮮榨橙汁及燉燕窩，他把橙汁混燕窩一併倒入口，他說：「分開飲，在肚中不也混在一起嗎？」令人啼笑皆非。

造謠者，請讓

四哥安息吧！

●四哥悄然走了，不驚動任何人，瀟灑！ 作者供圖



雨夜蛙歌

百家廊

若荷

雨是這樣落下来的。早上5點多鐘，人將醒未醒，窗外忽然傳來「噼噼啪啪」的聲音。這聲音極輕，稀稀落落的，但是不久，就變得迅疾而密切了，雨聲如注，鏗鏘如千軍萬馬，聽着聽着，腦海裏就織出一幅熟悉的場景。已很久沒有聽見這樣的雨聲了，就在前一天晚上，屋子裏還滿滿暑氣，屋子以外熱浪蒸騰，而此刻一覺醒來，耳邊就聽見了「噼啪」聲響，像是雨珠打在一些柔軟的物體上。我記得樓下鄰居的門窗上，裝了一排乳白色雨棚。

落雨的聲音，還應該打在牆上、水泥地上，打在爬滿籬笆的瓜藤上，肥碩的葉子，大朵大朵的花蕾，它們是南瓜、絲瓜，長勢正旺。以往清晨，金黃的花會迎着晨曦開放，而那一刻，不知它們的花是否會被雨水打亂。我所居住的這個小區，樓下一層自帶一個小院，小院的院牆一半是石頭，一半是鋼筋焊接的柵欄，人難以攀爬，瓜藤卻能夠輕鬆地穿越。

當我確認了那是雨聲，便在這雨中醒來。我喜歡這清晨的夏雨，它讓萬物復甦，不受乾旱煎熬，讓生活在熱浪裏的人們，頓時感覺涼爽起來，神清氣爽，如同獲得新生。至中午，短暫的雨歇之後，我下樓察看，在這樣的雨中，絲瓜花竟還高挺在藤上，只是經雨水一淋，花瓣沒有了晴日裏舒展的模樣，而是緊緊地內攏收捲，這樣一來，便避免了風雨的摧折。

與它相鄰的凌霄花，花朵繁盛，層層綠葉托舉着紅花，全然一副無畏的狀態，整片花藤自上而下，就像垂掛下來的花的瀑布。凌霄花屬攀緣類花木，依靠氣根生長，外表柔韌，內裏卻有耐風雨的特點，連綿一天的大雨，藤蔓上的花朵完好無損，僅有少量落花散落在地面，遠遠望去，更加生出凌雲之姿的獨特意象。

小區院牆外面有個水窪，正對着我家窗戶，每到大雨天氣，這裏便積滿了水，又不知從哪裏來的青蛙，一晚晚鳴叫。夜晚天晴之後，青蛙的叫聲此起彼伏，從晚上8點到11點，不歇不休。我很奇怪，牠們的叫聲竟能在同一時刻戛然而止，是歡歌還是求偶？據說發出叫聲的是雄蛙，這個時間是牠們的「求偶時段」，那一聲聲蛙鳴，是雄蛙向雌蛙發出的信號，告訴對方自己的存在，用洪亮的聲音，展示強健的體魄。

青蛙鳴叫，對牠們來說，是體力上一場極大消耗，連續幾個小時的鳴叫之後，受體力的影響，牠們需要暫時停下來，積蓄能量。蛙聲一止，周遭一片安靜。日子久了，便習慣了這定時響起，又準時消失的聲音，不但不覺得聒噪，反倒將這自然的聲音，當作安撫長夜的歌聲。晚上，鄰居姐妹就發來消息，滿心無奈地問我，窗外蛙聲吵得這般厲害，怎麼讓人安然入眠？我回覆：那就靜下心來，把這難得的蛙鳴，當作夏夜獨有的歌謠。

我是個極易失眠的人，平日裏一點響動，都會攪得輾轉難眠，這院外的蛙聲，卻對我影響不大，我已摸清了規律，每晚等牠蛙鳴四起，驟然停歇的時候，我再休息，分毫不差。我常靜靜等待，一下一下數着蛙聲，等到「歌聲」基本散去，才踏踏實實上床歇息。

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，蛙聲就在耳邊。是第二天了，這一晚蛙聲不斷，醒來時還冷冷清清。然而雨還在下着，「唼唼」的雨聲時急時緩。忽然想起小時候，在鄉下，傾盆大雨說來就來，母親忙着收拾院子裏的雜物，父親披着雨衣疏通溝渠，而我則趴在窗台上，看急速的雨點在院子的地面上砸出水花。到了夜晚，青蛙在附近聲聲合唱，整個村莊都陷在這樣的叫聲裏。在缺水少雨的沂蒙山區，大雨來臨，給農家帶來的不光是陰雨忙亂，還有天降甘霖的驚喜。青蛙歡鳴，雨水豐足，是莊稼豐收的好預兆，農人們渴求不及，哪裏還嫌牠們吵鬧。

那時的蛙鳴，比現在叫得更歡更野，小小的山村裏，水窪遍處，如果想看更大的水窪，那就要到草木繁茂的田野裏去，那裏不但有水窪，還有大片的水塘，雨後積下的水潭，會吸引更多聲勢浩大的青蛙：那是屬於鄉村的歌。夏夜裏，有雨、有蛙、有故園的氣息，這個夏天才不算被歲月辜負。蛙鳴悠遠，無論在哪個時代，對百姓們來說，都是一份相同的安穩。

酒吧街文化

文公子手記

文公子

香港現時的夜經濟，與疫情前真的不可同日而語。政府一度有意仿效內地，在廟街近佐敦道一段，設置以不同地區小食為主的夜市街，特色雖有，但價錢頗貴，雖一度成為城市熱話，卻未能成為消費熱點。現在回看，似乎只落得如美食車一樣不受群眾歡迎的下場。

文公子一向主張，要成功推動夜市經濟，應該由香港最有特色、內地無法完全複製、同時可吸引本地消費者與外地遊客的酒吧街文化起動。香港自1842年開埠以來，就是華洋雜處、中西文化並存的旅遊中心。中環蘭桂坊與鄰近的蘇豪區、灣仔洛克道、尖沙咀諾士佛臺與赫德道一帶，以至太子旺角警署附近，酒吧早已成行成市，都能展示出中西文化並存的夜經濟吸引力，也早已成為香

港中產階層以至國內外遊客夜遊的好去處。內地不少城市在旅遊景點附近都有酒吧街，以中國首都北京為例，三里屯、什刹海與南鑼鼓巷，都是深受本地消費者與遊客歡迎的夜生活熱點，但卻都未能完全做出「香港味道」。因此，不少內地遊客到香港時，都會專程體驗一下酒吧街文化。文公子認為，特區政府只要好好經營酒吧街夜市，加上適當推廣，已可事半功倍地打出訪港遊客與本地潮人必到的熱點。

文公子上世紀八十年代大學畢業後在中環工作，公餘時間，也常和友好到蘭桂坊共享「歡樂時光」，記得當時人氣最旺的食店是麥當勞。由於蘭桂坊不乏飲食名店，西洋東洋，各擅勝場，但大都索價頗高，非一般消費者能承擔，所以不少想逛蘭桂坊，但消費力不高的年輕人或背包客，就會先在麥當勞

「醫肚」，再到酒吧街遊玩，只是麥當勞後來也被酒吧取代了。

記得當年在蘭桂坊路口，有一間太湖海鮮城，樓高三層，文公子常邀約同事往進午膳，後來卻被翠華茶餐廳租用。雖然翠華以茶餐廳的定位而言，價錢屬於偏高，但食品質素也算不俗，選擇也很多元化，因此很快就取代了當年麥當勞的地位，成為蘭桂坊消費者的寵兒。文公子有位朋友，也曾靠近蘭桂坊的和安里，開設了一間「中國艇」，主打無味精家庭式小菜，堂食座位不多，主打外賣，也深受中環上班族歡迎；午市旺場，晚上堂食與外賣的生意也很好。現在大家都說港人北上消費，晚上也習慣不出街用膳，影響本地餐飲生意；但如能好好推動酒吧街夜市文化，相信對餐飲業而言，也可以增加商機。